

日軍慰安婦內幕

(本文插圖刊第6、37、38頁)

●謝萬來

徵集韓婦十餘萬人

第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在亞洲的罪行擢髮難數，前幾年日本記者前田誠一揭發日軍「七三一部隊」在中國東北設置「細菌實驗營」，以活人實驗對各類病毒的反應，視人命如草芥，其殘酷暴虐的行徑，令人血脈噴張。而今又暴發出「慰安婦」事件，原來日軍曾在各殖民地，尤其在韓國，徵集了十餘萬名婦女，投入戰地，供前線日軍作為洩慾的工具。目前更有部份殘存的韓籍慰安婦要求日本賠償，日本現任首相宮澤喜一在數月前訪韓時，還當着韓國大總統盧泰愚的面，為「慰安婦」事件向韓國道歉。當然道歉不能算了結，只是開端，要賠錢才能擺平。

所謂「慰安婦」，就是營妓，拉婦女作營妓，如係自願尚無話說。日軍當年召集的營妓，全是強迫徵集而來，像軍伕一樣，強行攤派名額，韓國當時在淫威統治之下，徵募更是易如翻掌。不過在亞洲各戰場被迫充作慰安婦的婦女，不僅只有韓國人，連中國人、台灣人、緬甸、馬來、菲律賓人都有。事隔多年，當時被蹂躪的婦女，

基於顏面多半隱忍未發，也不忍再回溯那段刻骨銘心的創痛，所以一直未成問題。直到日本國會女議員東伊季子在國會揭發此事，才形成軒然大波。倖存的幾名韓國慰安婦更挺身而出，控訴日軍當年的暴行，韓國政府已立即劍及履及，要求日本為此事道歉並賠償。事情鬧開，據說在台灣省亦有此事，部份婦女被以「護士」的名義徵集，送往中國大陸戰場，結果成了「慰安婦」。受盡屈辱與凌虐。大部份客死異鄉，少數於戰後歸來，但亦不願再觸及那段傷心的往事。外交部雖有意仿照韓國，向日本討回公道，但因無具體資料，徒呼負負。僅由部份軍伕口中證實確有其事；但却不足以用來向日本討「債」。

華中派遣軍慰安婦

其實日軍慰安婦事件，開始於中國戰場，一九三七年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鑒於日軍在南京近郊作戰，強姦擄掠，備受國際指摘，為了減少強姦事件，重塑日軍形象，乃有慰安婦的構想。當時中國的大城上海是個國際都市，全世界重要的報社、通訊社都在上海派有專人採訪，該地

還有許多歐美牧師，他們首先揭發了日軍強姦的暴行，使日軍高級指揮官慄於輿論壓力，不得已才開始執行慰安婦計劃，由少數日本妓女率領大批韓國慰安婦抵達中國戰場。當時日軍在中國是征服者，就地徵集婦女亦非難事，但基於軍事保密及擔心中國人報復心理，日軍指揮官不放心中國婦女。不過據中國特工部的老特工回憶：日軍在華中各地的軍妓營仍有部份中國籍慰安婦，只是她們只供低層士兵光顧，不得接近高層軍官。據說日軍軍妓分為三等，頭等多為日本女人或混充日籍的韓國女人。他們身穿和服，說日語，專門接待日本軍官。第二等有韓婦也有中國婦女，有的穿和服，有的着漢裝，接待由日軍安排的親日士紳（漢奸），或皇協軍（汪精衛的部隊）軍官，其中也有韓女自稱日本人者。第三等多為中國籍婦女，供日軍士兵逞慾。不過也有受過訓練，會操日語的中國女間諜，冒充日籍，混進頭等軍妓部，搜集情報，這些婦女為國「捐軀」，與戰場上的鬥士無異。

然而日軍中設置營妓，在二次大戰期間邁進高潮，於大陸、馬來、緬甸、菲律賓等地均有，

後期因人力不濟，已不再限日女或韓婦，就地取材」日多，使受害婦女的範圍越來越大。

侵俄日軍已有日妓

不過，日軍慰安婦早在日本侵俄時，即已開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藉蘇共革命動亂為由，派遣七萬兩千人攻入西伯利亞東部，當時的日軍醜態畢露，每至一地最大的願望就是找女人，以致七萬多名士兵，患病者即達一萬八千餘人，其中重病患者有兩千多人，需要立即住院治療者多達六千餘人，大大的削弱了日軍戰力。而同期日軍作戰陣亡者僅一千三百八十七人，傷者兩千零六十六人，性病比作戰損耗的戰力還大，於是日軍幹部透過御用商人，在日本九州島的北部，以每期預付一千日圓的代價，募集了六七百名正在賣春的妓女前往服務。當時一千圓是個大數目，可以買一幢卅坪的房子，因而日本妓女趨之若鶩，成了淘金的捷徑。

一九三七年，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想起早年這段「歷史」，爲了減少強姦案件，乃如法炮製，由日本本土及韓國募集了兩千多名慰安婦，於十二月下旬運抵上海，當時對外的名義，是協助日軍清洗衣物，骨子裏却是供應肉體讓日軍洩慾。

她們抵達上海時，正值南京大屠殺發生不久，日軍聲名狼籍，指揮官松井石根上將因責任問題被調職，其繼任者岡村寧次對她們的去處未作指示，所以她們被安置在其美隆的沙涇小學，的確過了一段洗衣婦的生活，但不久驅運即告開始。

據戰後的一名軍醫上尉麻生澈男回憶，當年的慰安婦會由他及他的同僚先作身體健康檢查，他發現韓籍婦人中，有百餘人是處女，使他心中惻怛，但也莫可奈何。他說他曾向長官建議，指出一般男性禁慾一至兩年，不會留什麼後遺症，但長官不以爲然。

所謂「陸軍娛樂所」

一九三八年的一月上旬，在上海軍功路的楊家宅第一座軍中直營的賣春所開張，有十多個小房間，掛的招牌是「陸軍娛樂所」，日人蓋以「酌婦」稱之，當時尚無軍中慰安婦的說法。

「陸軍娛樂所」貼出的規定是在「受付處」付款，領取入場卷及保險套一個，價格是士官、軍官、軍屬每次兩圓，入場卷當日有效，隔日作廢。入場卷已交酌婦者不得再退，未用者可退回兩圓，但吵鬧或破壞秩序者以違紀論處。

自此開始，慰安所陸續在南京、杭州、北平等地開設。的確發揮了減低強姦的效果，據戰後的「南京大審判」，根據證人證辭慰安所設立後，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暴行大爲減少。

日軍的高級幹部也相信慰安婦對日軍有安定作用。因爲日軍對內宣稱他們侵略中國的戰爭爲聖戰，自稱「皇軍」（天皇的軍隊），對歐美報刊批判日軍暴行的報導深感難堪。他們對這種「自攜軍妓」奔馳戰場的做法，十分得意，可是「人權意識」濃厚的歐美記者，看到日軍這個做法感到好奇，但却無法理解。

另一方面日軍爲防止軍妓帶來性病，對慰安

婦管理嚴格，所有的慰安所雖都由商人經營，但衛生管理却操在日軍軍醫之手，這些軍醫握有每一慰安婦的照片、履歷表及病歷表，一旦發現有性病癥候，即禁止其接客，並通報各部隊，不得再找第×號。

表面商人自由經營

隨着侵略戰爭擴大，戰區遼闊，出征軍人衆多，營妓需求更殷，必需大量動員，軍方將目標指向朝鮮半島，理由有三：一、朝鮮婦女多屬處女，無性病顧慮。二、朝鮮婦女因長期勞動身體健康，耐得住辛勞。三、朝鮮爲日本殖民地可以強制的手段達成目標。因而自一九三九年開始，所謂慰安婦即指朝鮮婦女而言。

徵募時先由日軍御用商人（朝鮮籍者居多）以黃飯洗衣，可獲高薪爲由，又供三餐及出征預領金，誘使婦女參加，並由當地警察協助達成。依軍隊需求度每三十五人配一名慰安婦，自一九三八年開始，至一九四二年約四年時間內，日軍徵集的慰安婦應接近二十萬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徵集慰安婦之舉動，變本加厲，採用徵集令的方式進行，幾乎使朝鮮年輕婦女人人難免，不少人逃向深山，加入抗日游擊隊，也有不少父母因抗拒而被關進監獄，迫使其女自殺反抗。

自殺雖極悲慘，但隨軍而出的慰安婦，多半也難保性命，據韓國女作家韓雲史調查，許多女孩被送至第一線，配屬各小隊，稱爲「天皇的賜品」，被當作性飢渴的玩具。過幾天再輪流調換

，受盡凌辱。但到了戰爭後期。戰局逆轉，日軍在華中、華南處處挨打，這些女孩子被迫運送彈藥，出入火線，有不少藉機向中國軍隊投降。幸保小命。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後，在雲南的騰衝，有一萬多名韓籍慰安婦，由中國交給金日成將軍（北韓共黨頭子）帶回朝鮮。

這些得救者是少數幸運兒，多數在日軍敗亡時遭丟棄，也有一些被集體屠殺。以掩飾日軍醜行。更有一些逃亡者，走入叢林死於天然災害。

未死的慰安婦遭遇也非常悲慘，在南洋有的每天被迫接客一百人以上，相傳在南洋拉巴爾慰安所排隊的士兵每日長達數里，可見其非人生活。而日軍高級軍官，也少不了女人，據說有些司令官把日本國內藝妓及女佣人全數搬到司令部，充當高級慰安婦。在戰爭末期，日軍遭盟軍攻擊，倉皇逃竄，有人甚而丟掉了軍隊，只帶走百餘名藝妓。有一名上校把一對美麗的中國籍雙胞胎姊妹收為己用，從中國帶到南洋，視同禁臠。可見日軍在大東亞戰爭期間，軍紀已敗壞到了極點。

台籍慰安婦無資料

數十萬名慰安婦為日軍獻上青春生命，戰後日本却不聞不問，不理不睬，幾乎使她們沉寃莫白。倘非日本女議員揭發，少數殘存的韓國慰安婦挺身揭發，這段悲慘的歷史，竟永被塵封。慰安婦事件爆發後，也掀起台灣的隱痛，部分學者及民意代表，要求調查有無台籍慰安婦，並促政府向日軍索賠。但國內資料檔案却無正式紀錄，

僅有「女護士」、「看護婦助理」、「台灣青春少女」等含混的字眼，使台籍慰安婦，若隱若現。不過一些陣前起義的台籍日兵，回憶當年確曾聽說有台籍慰安婦存在。

學者考證深信其有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尹章義從「台灣省政府檔案」中研究，可證明確有台籍慰安婦，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而非內政部所說的大約七十人。台籍慰安婦從陳儀接收資料中就可略見端倪。據台灣省民政處衛生局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呈文稱：「前台灣總督府派往廣東、南洋等地的防疫及看護人員九百九十二人，在日軍投降後，流落異鄉，年輕無靠，尤以青年女子為數眾多，處境淒慘，自應妥為處理」。

這些女子是否慰安婦，十分可疑。又據丘念台在「嶺海微塵」一書中所說：「當時（勝利後）居留廣州近郊的台籍人約兩萬名，包括隸屬日本軍人者一千六百名，由政府收容於各地舊工廠內。」

這批台籍官兵，原屬日本軍方，日本投降後，把他們交給政府，其中有些女護士對自己的地位感到惶惑，甚而有倉皇自殺者，經他以台語及日語百般安慰，情緒始平靜下來。

由丘念台所述女護士因惶惑而自殺，其身分不言可喻。而政府為維護他人隱私，採用日軍慣用的「女護士」一辭，亦情有可原。但日軍加諸台籍女同胞的罪行是不容湮滅的。

尹章義教授認為日本在台灣皇民化教育極為成功，日據時代許多台灣人都自認為日本人而非中國人，尤以女性最為普通，所以當日軍以「看護」名義招募時，許多台灣姑娘很覺光榮，認為能到前線盡一己之力，是她的光榮。及至上了軍艦始知是充當慰安婦，有些竟羞憤得跳海自殺。也有些台灣婦女到了廣東才知自己原來是中國人，但已上了賊船，一介弱女莫可奈何。一般說來，隨着戰局擴展，北平、天津、廈門、廣州均有台籍慰安婦的存在，但以廣州為最多。

宮澤說辭反反覆覆

然而事過境遷，資料殘缺，即使想為慰安婦爭取補償，也很不容易。何況日本政府反覆無常，一會兒說要賠償，一會兒又拒絕賠償。日本首相宮澤喜一，迫於國會議員的壓力及日本報刊連續不斷揭慰安婦悲慘史實的報導，不得不承認慰安婦事件，是日本舊軍人所為，應加衷心反省，至於賠償問題，則等訴訟程序完成後才能考慮。可是在此事以前，宮澤喜一再三否認日本政府參與其事，指係民間商業行為。直到許多目擊者挺身作證，詳述所見所聞，宮澤始改變口風，說出賠償的考慮。

可是宮澤說得好聽，日本政府却無意賠償，而韓國人已組成「慰安婦及挺身隊聯合會」向國際人權委員會申訴，並每隔三五日到日本駐韓大使館抗議，直到日本正式賠償為止。

看看韓國人的作為，對國人及政府的冷漠，能不感慨系之！